

走进陕北之北——墙头

◆严维佳

墙头，位于榆林市府谷县城以北50余公里，秦晋蒙三省区交界处，东邻黄河，水草丰美，风光旖旎，素有“塞上小江南”之称。

甲辰六月，千年府州，天蓝地阔，烈日炎炎，塞上夏浓。作为第二届刘成章散文奖获得者，我随“全国著名作家走进府谷采风团”一行，沿陕晋黄河1号旅游公路北行，出府州古城，过天桥电站，穿晋陕峡谷，走进了墙头农业园区。

黄河入陕第一湾

车子快驶入墙头地界时，黄河开始变得开阔平缓，河水也由浊黄变得清蓝，河边的绿树与农田明显多了起来。路旁的山势一改晋陕大峡谷处的高山坡陡、怪石嶙峋，呈现出连绵起伏、五彩斑斓、古老苍劲的丹霞地貌。

冲上河西岸一段起伏的山路，我们首先抵达“黄河入陕第一湾”观景台。站在高台北望，黄河从蒙晋大地浩荡着奔流而来，在墙头形成一个巨大的“S”型弯，河西秦地，耸立的丹霞崖石上“黄河龙湾”摩崖极为醒目。俯瞰脚下，黄河在此犹如一张巨大的太极图，阳极是水草丰美、绿树成荫的塞上江南，阴极是丹霞秃岭、墩台高耸的大漠孤烟，让人不禁想起唐代诗人王维笔下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壮阔景象。

黄河入陕第一湾相比乾坤湾、太极湾，之所以被称为“龙湾”，据说是因宋太祖赵匡胤祖籍是墙头乡赵家山村人，村上至今还有赵匡胤故里祠，河边山顶上矗立着赵匡胤石雕。“龙湾”还是黄河入秦之首，是为“秦源”，两岸皆崖石坚土，水从中流，无泛滥之患，是为“德水”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：“秦灭六国，自以为得水德之助也，故名黄河为‘德水’。”墙头乃秦源“德水”之地，是旧时“府谷八景之一”。

极目“龙湾”，黄河在此如潜龙游动，神秘莫测，抚古思今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雄鸡一鸣闻三省

从“龙湾”逆流上行数公里，即是陕西八百里沿黄旅游公路零公里起点——秦晋蒙三省区界碑处。黄河古渡口旁竖立着国务院设立的省界碑石，三角石柱上分别刻有汉、蒙文字的三省区名称，黄河对面是山西省河曲县城，北邻内蒙古准格尔旗龙口镇。作为扼守晋蒙入秦咽喉，这里比邻黄河天险，左有高耸的莲花迪，右有雄立的鸡鸣山，可谓鸡鸣闻三省、秦地北大门。

漫步莲花迪，只见黄河将河西坚固的丹霞地貌冲击成起伏错落、姿态万千、巨石巍峨、阡陌危耸，更有河水九曲龙盘环绕，

宛若一大池勃绽之莲苞，栩栩如生。据考证，此丹霞奇特景观形成于古生代二叠纪至中生代三叠纪的侏罗纪、白垩纪之间。其得名源于康熙36年（1697年），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经过此地时，被眼前五色斑斓的丹霞奇观所吸引，不禁放慢了行军的脚步，当得知当地人将其形象地称为五花肉石，又无地名时，便将此景命名为莲花迪（为“步伐缓慢”之意）。

登上鸡鸣山，眼前的山西省河曲县城尽收眼底，连接墙头与对岸的黄河古渡口，是千百年来两岸人民秦晋之好的重要标志和商贸往来的重要口岸。山顶昂首雄立的大红公鸡塑像，约有十几米高，其通体皆红，雄壮威武，东望山河。

扫码付费后，中华雄鸡发出的“呜呜呜”鸣叫，顿时响彻云霄，回荡在黄河之巅、三省之间，如黎明曙光到来前催人奋进的号角，令人振奋不已。

万里长城墙头起

一路上，采风团的作家们游兴甚浓，谈笑风生，对墙头地名的由来颇感好奇。有的甚至把此地与儿时看过的山东梆子戏电影《墙头记》联想起来，猜想这里怕不是悲催的张木匠，被两个不孝儿子（大乖和二乖）推上墙头的地方吧。

可当车子驶入位于黄河岸边的墙头村时，站在“明长城遗址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碑石前，方知这里竟是修建于明朝成化年间，从东到鸭绿江、西到嘉峪关的明万里长城陕西段起点。据说，由于东依黄河、西接黄土高原，当年修筑长城时均采用就地取土取水，夯土砌砖而成，形似高墙，又因此墙为明长城入陕的起点而得名——墙头起。久而久之，当地人就将“墙头起”简称为“墙头”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由于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，依然巍然屹立着的明长城早已青砖脱落、残垣断壁，很难想象它当年的雄壮与巍峨，只留下黄河岸边、高原之上、旷野荒草间座座孤零零耸立的夯土墩台。我们无法登上数十米高的墩台，一览长河落日、长城西去的壮美景色，却在近乎苍凉的古长城遗址前陷入了沉思。

如今，虽然有形的万里长城已变成了历史，但无形的众志成城正变成现实。这也是人们在墙头起的地方，所感受到的历史与时代变迁吧。

黄河府谷富墙头

返回府谷县城前，我们自北向南纵穿墙头农业园区。正值夏忙，河风习习，塞上江南，绿意盎然。

沿路田野路网纵横，水网遍布，村容整洁，乡风文明，生态宜居，瓜果飘香，丰收在望，村民们正在忙着收获沙滩西瓜，汗水里写下满脸的甜蜜与幸福……

在府谷，人们曾有“天下黄河富宁夏，黄河府谷富墙头”之说。由于地处黄河湿地，三省区交界，墙头这个不足50平方公里、人口不足5000人的农业园区却有万亩水浇地，农业种植条件优越、交通便利，农业、畜牧业发展得天独厚，历史悠久，其中沙滩西瓜、花生和白菜是“墙头三宝”。另外，海红果、玉米、红薯、小杂粮、水产花卉、畜禽养殖、农副产品加工业和文化旅游业也快速发展，呈现出黄河文化、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交融荟萃，农林牧文旅五业兴旺的繁荣景象。

著名作家梁衡先生在府谷时曾写道：“现在，当我手抚翠柏，遥望山河时，这里虽然还有残存的戍楼、烽火台，但边境线早已北移到千里之外。只见山下水草丰美，牛羊成群，天边飘荡着蒙古族的长调，而黄河两岸田连阡陌，稻黍遍野，汉家炊烟袅袅。当年的古战场已演变成一片和平祥和的土地。”

来吧，走进府谷，走进墙头，感受大河蜿蜒，长城巍峨，鸡鸣三省，秦源“德水”，蒙汉交融，秦晋之好。

陕北之北，塞上江南，和美墙头，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。

暮色吟

◆柴皓明

红日高悬照玉楼，
城头望尽雾烟收。
飞鹰划破长空北，
驱散孤云向日游。

童年

◆万毅

童年旧事意悠长，
梦里常回是故乡。
一片纯真鸣翠柳，
三分稚气垒泥墙。
慈眉不顧牵风过，
野性初开抱月藏。
苦辣酸甜今已香，
何曾温枕嗅花香。

居住江边

◆赵亚勇

江边居住已数年，
闲适生活享安宁。
黄昏窗前赏落日，
清晨林中听鸟鸣。
漫步偶遇灵感妙，
徜徉常得佳句精。
满目鲜艳绿草翠，
湿地公园赏美景。



秋风拂稻田

◆李盼

八月秋风拂稻田，
金穗摇曳舞翩翩。
幸福洋溢满脸庞，
收获谷，丰收忙，
蜿蜒曲折绘山川，
硕果累，心欢喜，
幸福洋溢满脸庞，
收稻谷，丰收忙，
勤劳双手织梦想。

拿块“金牌”过暑假

◆赵自力

小时候的暑假，我们常常去打乒乓球。

父亲在村小教书，我家就一直住在学校。那时候农村孩子多，暑假里也不补课，父亲总是带我们打乒乓球。当时还是水泥球台，坐在上面烫屁股。学校后面就是山，每天下午，伙伴们把牛往山上一赶，就聚在学校里打球。

后来，父亲找来一张大桌子，放在香樟树下，刚好可以打乒乓球。有一天，我们正玩得起劲儿，父亲招呼我们去看电视，当时正在播放奥运会乒乓球决赛。于是，不大的房间里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脑袋。大家一边盯着电视机，一边听父亲的介绍。那场球赛，局局精彩。我自以为球技还可以，看了球赛才知道自己是井底之蛙。“中国队赢了，夺得了本届奥运会男子乒乓球冠军，又拿下一枚宝贵的金牌！”解说员话音落地，我们全都欢呼起来。

“大家别急，我们等会看升旗。”父亲高兴地说。不久，在我们期待又好奇的目光中，电视里出现了五星红旗的画面，紧接着是嘹亮的国歌声响起。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……”父亲带头唱了起来，我们都跟着大声唱起来。看着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，胸前挂着闪闪发亮的金牌，我顿时觉得无

比自豪。

自从看了那场球赛后，我们对乒乓球更加喜欢了。父亲买了崭新的球拍，提议我们也举办一场球赛，第一名的可以拿“金牌”，我们欢呼着奔走相告。于是，香樟树下的乒乓球台，一天到晚都没闲着。你方打罢我登场，大家竞争意识非常强，球艺也进步很快。

终于，在一个知了鸣叫的下午，乒乓球比赛开始了，不分男女大小，能上场就有赢“金牌”的机会。大家使出浑身解数，比了一场又一场，最终比出了一个第一名，即“金牌”获得者。从此，父亲每年都要亲手制作“金牌”，还有礼物，最让我们心动的是乒乓球拍。

把“金牌”挂在脖子上，要被伙伴们羡慕好久。于是，每年暑假，乒乓球是我们永远聊不尽的话题。我们一起打球，一起打比赛，快乐地度过每一天。

直到现在，我还常常想起当年打乒乓球的事。拿块“金牌”过暑假，是儿时最幸福的时光。

回首

